

續修廬州府志卷九十五

花翎道銜江南安徽廬州府知府清泉黃 雲總修

志餘 下 存文 存詩

漢明帝賜廬江太守獻雒山寶鼎詔 昔禹收九牧之

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於

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政化

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

太常其以禘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

廬江太守以獻雒一作雄

漢章帝賜廬江太守東平相詔 議郎鄭均束修安貧

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一

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滄潔之風東州稱

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千斛常以八

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元和元年告廬江太守東平相以毛義廬江人

鄭均東平人也

漢和帝答侍中賈逵請矜宥劉愷詔 故居巢劉般嗣

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愛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

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

後不得以為比 侍中賈逵上書請矜宥劉愷優詔答之徵愷拜為郎

漢質帝本初元年詔 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瘼

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

得其所若已為之况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

乏庀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廩窮弱收葬枯  
骼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陳宣帝初復合霍等州特行肆赦詔 王者以四海爲  
家萬姓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旰食彌憂  
朕嗣纂鴻基思宏經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謀命將興師  
大拯淪溺灰琯未周凱捷相繼拓地千里連城將百蠹  
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出  
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且  
肇元吉慶邊服來荒始覩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  
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譙南兗  
十五州郢州之齊安西陽江州之齊昌新蔡高唐南豫

州之歷陽臨江郡士民罪無輕重悉皆原宥將帥職司  
軍人犯法自依常科

劉般言時政疏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  
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捕以助口實且以春  
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  
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  
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  
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使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

皆使與奪田同罪

永平中禁民二業又因牛疫通使區種增耕吏下檢結失實爲百姓患帝

從般言止之

賈逵薦居巢侯劉愷疏 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

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前世扶陽侯韋元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竝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

愷以居巢侯爵讓其弟憲逃避七年

有司奏請絕愷國

陳忠薦前司徒劉愷疏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三

朱偃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竝爲掾屬具知其能偃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忱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輔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眾望

愷以永甯元年病致仕安帝卽位朝廷多

稱愷之德帝乃遣問加賜奏上徵拜太尉

劉子揚遺魯肅書 方今天下豪傑竝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

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將百餘人至居巢留家  
曲阿會祖母亡還東城子揚以書促之

滿寵青龍元年疏 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達壽春賊攻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孫權屢向合肥寵欲誘之登陸奏上蔣濟以爲不宜示弱寵再疏卒從之  
又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四

應璩與廬江大守劉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箭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以廬江太守

轉河內後爲河南尹其爲政類如書中所言

李翱上淮南節度使書 翱自十五歲卽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未嘗不以及物爲首克代怨欲不行未得爲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爲讐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

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眾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爲學者以抄集爲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爲興學之根乎人仕者以和容爲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爲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辦者爲良吏適時者爲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爲官不敢苟求舊例必探察源木以恤養爲先以戢豪吏爲務以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爲利於私者無不誚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共一二爲恨耳自到郡有改思條上者亦有細碎

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合條上者縱未窮盡亦十去其九矣惟三兩事卽須使司處置已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竝賜處分則當州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翱不肖旣已謬蒙十一叔知弊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翱再拜

翱爲廬州刺史時方條上州事未下因再請處

分

蘇軾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促天機之

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書其所見者乎

周必大跋包孝肅公帖 右包孝肅公自率鄉部坐失保任降知池州與同年手帖一通惟公剛正之名至今播在人口國史本傳云性峭直然惡苛刻務重厚嫉惡雖至人情不及卽推以忠恕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爲苟合不作私書親舊千請一切絕之今觀此帖亦非絕物離人者也後有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男珙奉

命勒石按公以天聖五月登甲科當天禧時公猶未仕而於數年前垂訓如此當考嘉定壬戌八月辛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臨川梁世昌光遠

宋濂跋李伯時山莊圖後 龍舒李伯時作山莊圖爲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旣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閒素善畫嘗爲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卽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爲不遠則其高

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甯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爲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旣難稱熙甯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澹巖居士張徵所題識徵字新仲其視伯時爲舅民建炎三年已酉時爲御史中丞三月己巳上疏劾黃潛善汪伯彥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尙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徵謂自右轄得請潯陽洊竄回雁者蓋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徵亦奇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

而後知故濂惟掇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卽伯時公庚元中大小山卽梁何點及其弟允常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徵舉之以爲言耳因并著之

陳儒廬陽喜雨記 廬陽雨曷維其記諸昔者孔子作春秋凡雨有每時而一書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有歷時而總書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是故考其書而事應昭矣夫惡得而弗記乎我明天子御極軫念民暑不遑暇食乃歲乙巳春下詔曰朕每念四方水旱如履淵冰其詔天下守令各子惠困窮用稱朕意一時中外臣工罔不兢兢然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維夏四月儒自陝

被命量移廬州時歲旱視事甫三日卽從諸大夫禱於山川越三日雨未足又越七日戊午太守仁和張公澣循行阡陌至自壽春甫入郊卽雨君子謂隨車之澤其信然乎哉過此五月不雨六月復不雨太守有憂色乃洗心齋戒敬告百神越七日不雨復爲文禱於西郊如初禮時亢陽益烈燥石流金民用洶洶公義形於色將變置社稷予曰姑少俟三日僉曰諾越翼日太守方與二三子議政於堂俄而淒然颯然林谷響應少頃則雷電交作溜石浮階平地忽三四尺而浮槎大灑諸山陰雲閃爍大雨方百里厥明勾萌秀實百穀用登噫嘻休哉其我廬人之慶乎公乃揖余曰天久不雨余將謝政

以答天譴以謝我民乃猶未忍絕式昭明賜子盍識之維儒病發久矣何能爲役因憶疇昔守東郡暨左轄東藩時每禱輒應屢獲豐年乃茲復覩盛美亦何能已於言哉謹按洪範庶徵曰肅時謂曰僭恆暘若感召之幾其應如響惟公循良大政深入民心固非待禱而後應者矧遇裁而懼拯溺拯焚不遺餘力蓋自諸執事僕御罔敢怠者而公之誠久而益至則天之監觀其豈無以陰隲者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儒不佞敢紀其實迓續天休用對揚天子休命是舉也諸在公者爲合肥縣知縣歐思賢爲府經歷章俊知事梁貴照磨羅簧教授曾敬訓導張星曹昂張鏗葉尙德王

汝林法皆得書抑詩有之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觀者將不以予言爲誣哉

楊賢靈雪記 廬陽之地湖山獻翠雲雨時出在昔稱爲樂土至嘉靖乙巳冬沍寒愆期雨雪弗降天澤秘而三農之望絕矣顧不可憂乎時則太守張公偕諸寮案禱於神明矢心誓德皇皇焉弗敢自甯夫豈爲虛空之務哉心民之心慮民之慮契神貺於蒼穹感天心於冥漠而雪於是乎效靈也夫雪之有無而政之善否昭焉故廬之人悅乎吾廬之政也然而雪之所施非特呈瑞於廬陽抑且漸被乎他郡但他郡之人悅乎吾廬與否吾固不得而必也或者又謂守如張則雪宜若無俟於

求者夫旱虐爲患自古有之況合江南北之地不聞有雪云者是廬陽之雪固幸而有張公之心之政感之也且張公之德精純粹美所以覆庇羣生而滋潤元化固有不假之外求而可得者況今之雪又昭如也夫古之人冒寒而行乘輿而往或爲之曲或爲之賦凡以樂是雪也而況張公之雪本以爲吾民得耶太平之象天地之英而得以吟咏俯仰於其閒則心神俱豁乾坤共泰不知其樂又當爲何如也吾爲張公之貳素餐無益誠有不敢以此自居者但見而知企而慕飲玉屑以洗吾心竊善政以雪吾恥是故吾之所私淑於張公者夫吾固有立雪之心公亦有得雪之喜一時共事顧可泯焉

而無所聞乎故敢以爲是記使後之來者知所自云  
胡時化浮槎山靈雨記 國朝洪武初革梁縣以益合  
肥乃廬附邑也縣東北二舍有山曰浮槎傳昔蕭梁布  
黃金於此山泉清冽宋嘉祐中郡守李公謹飲而甘以  
遺歐陽文忠文忠記之以李爲知泉者乳泉漫流涓涓  
可愛人知泉之勝矣亦知山之靈乎惟山律萃唐端平  
二年始建廟祠白龍神赫赫厥靈振古如茲凡禱雨必  
應應必速往不暇論卽余所親承事者隆慶壬申夏旱  
魃爲虐甚患之設壇南郭之岡拜迎龍神以捍患也神  
倏變動驅前旋後眾莫能留余亦隨行百姓遮道匪靈  
也而曷以哉時則主事惟虔郡伯嘉禾春宇張公也已

乃癸酉雨暘時若神工斂寂惟茲夏疇乏雨禾虞稿瘁  
車戽而灌者罔少怠民情疚亟郡伯元城豫齋吳公先  
民之憂乃率同官諸屬戒行壇如初越三日命余詣山  
祈神余行將暴身遙望山嶺雲陰布護頃刻攝衣而上  
籲神降山麓則雨零零下也不數里雷電震擊大雨霧  
霏朝曳履而行暮鞭笞以渡匪靈也而曷以哉又一日  
護城民有言其地未霑足者余爲文禱之曰護城卽近  
城也民望應禱今猶昨也神惠無私而忍靳施耶是夕  
復沾霏霖田疇充給物情驩鬯謂神之庥匪靈也而又  
曷以哉先儒謂祈禱有雨非靈驗爲適然余竊疑之夫  
氣蒸而爲雨是也必吾氣流通浹洽斯能感召不然何

其無所禱而不應耶又何禱之誠不誠而應之至不至耶禱而遂應靈貺所昭不可盡謂適然矣余有感作靈雨記雨以靈名示速也亦以志喜也後吏茲土者有爲民之心其知敬神永永無斃

王寢大勸賑文 蓋聞好生者天地之心凶荒者天地之運則當歉歲而圖救修備儉已利人是能維挽天地之運而仰合天地之心者也今年旱魃爲虐高原滌滌如洗如焚泉田墮田龜圻苗槁此真十數年來未有之奇厄已方秋已藜藿不充難於一飽百室懸磬村爨煙稀由冬以徂來夏何以堪之興言及此不覺凜然於人已之共處阨危而身家之無以甯止也吾輩或薄有所

收或稍有所積除一身一家衣食而外俱爲長物當省節煩費共圖救荒況濟人猶屬迂談而利已實爲切務從來富貴功名子息壽數孰有不聽命於天者乎孰有不輕財好施而受天之祐者乎今使蕩財資緣以博名高捐貲佞神以祈壽嗣此盡人之所欲亦盡人之所共信也抑知僥倖於難得之數覬覦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彼不得者母論已卽幸得之而清夜拊心恐有自問難安者昔張益公帥蜀夢游紫府黃承事一朴素布衣耳以平糴見重於聖帝固知制行以濟人爲要而濟人以救荒爲首也嗟乎世界好事無窮人行好事又豈復有限與其慳惜守財較錙銖之末終蕩於敗類子孫之手

以致水火盜賊疾病官非之災何若各量已分力行其德卽分文升合之少亦足濟一人一刻之饑推此以往吾心無盡吾所救濟正未有盡也人之所感而頌者固天之所申而佑者已茲具同善一簿以俟同里諸君共體天心而挽厄運焉

史可法祭壬午殉難官紳士民文 維崇禎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朔越祭日癸卯欽差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直隸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興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恆南京光祿寺卿靖符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參政

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趙君之璞廬州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留君國政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江君源洞黃君衷赤耆民劉鉉等之靈曰嗚呼今年夏四月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余聞報淮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搯腕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官紳士民何罪乎而乃堪此厄也傷已秋九月余竣事於輸輓之役策馬西征目擊荒草迷途煙炊斷絕遺骸匝地怨氣凝纏嗟哉死者不可紀極而生者殘肢斷腕同於人彘之形抑更悲矣憶昔余之禦寇安廬也馬首所及諸生迎於郊百姓迎於路賢士大夫候於庭相

與勵師徒畫籌策修守具備餼糧若同舟之遇風同室之助鬪家人骨肉之誼何其肫然而今已矣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纛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纍纍緩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整冠危坐誓死不疑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慟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爲賢紳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不難居是邦而非大夫意其臨難不知何如激烈乃束手就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幸全其就木之餘生爲節義名卿

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饑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余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於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疏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閒意趙君之死無憾矣如太史胡君勳卿錢君大參程君旗總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閒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姓名要皆撻白刃而不悔甯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天地閒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而

余又何憾乎余所慟者昊天不憖降此荼毒上不能矯  
箭控弦竭綿力於皖上受事之日滅此朝食次之兩淮  
督運不能決勝樽俎分符轉戰有獻俘斬馘之功下之  
不能周歷郡縣嬰城固守爲父老子弟議保聚數者無  
一遂碌碌取容而波穢瀾倒於半載之內嗟嗟尙何言  
哉雖然余之罪大矣重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共白也羸  
衣躍馬念止在民仗節臨戎惟力是視諸公士民尙鑒  
茲哉余用是益自悲矣溝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  
之心異日天子下璽書祀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  
榮名爲諸公者可以揚揚地下矣獨是千百萬億之士  
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

遠近畢至大小率從至今西望固陵東眺姥山南憑冶  
父之衢北極毛公之域淒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燄冥迷  
青燐滿目余之慟將何時而已也所願生爲怨苦之人  
死則化爲厲鬼以助余前驅翦爾仇讐也余有心爾能  
忖度余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聽余之言度余之心亦  
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歆余之饗矣

張壽朋募修巢由山祠引 巢由之時不必有巢由今  
日不可無巢由隱居者不必高談巢由軒翹自負而用  
世者不可不推轂巢由觀巢由於巢由之時堯舜爲救  
世觀巢由於今日我輩紛紛進用獵致榮顯安得一淡  
泊寂寞之士與之振清風而激末流由隱居者求巢由

祇足以灰心而槁性顧由用世者味巢山則泠泠乎冰其貪名嗜利之熱腸而脫不測之驚濤艤無礙之平岸甚哉今日用世者重巢由也余別駕廬陽而巢爲屬邑邑以巢名者爲巢由故里其山四面環抱幽深渾成眞若可居顧其地不毛惟巢由可隱故今日不能容隱士而能容僧僧則寄食一鉢耳去一瓢不遠也余往來此輒憩止蓋以用世者有味乎其中耶新安詹淑正過祠呼祠僧岳貴當作緣復謁余當題辭亦復言山地荒廓疑有盜徒出沒當行路者憂尙作緣題辭可以容僧守此山則行路之人不虞盜賊余笑而答曰巢唯一枝由惟一瓢是以無盜盜所由生世不巢由故也余之祠巢

由祠澹泊風世也澹泊不羣夫何盜之有

朱弦八景記 山形單椒秀澤不連嶺以自高爾雅云蜀獨也又言有蜀僧於此結刹偶思鄉水以錫卓地泉汨汨而出嘗之有瞿塘三峽味因名以爲蜀山山較浮槎雞鳴與睥睨最切故風景容易感人畫苑云春山豔冶如笑夏山蒼翠欲滴秋山明淨如妝冬山慘澹欲臥惟其臥也故雪霽神開躍然有起色矣昔人標此一端以槩三時也豈雨後晴嵐霜餘老色反不敵堆鹽眩海也哉慧滿禪師說法時淵濟龍神來看天女雨花師識之與之硯汁以潤此一方民楊行密在淮南時披荆翦草作行宮於此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墨雨安在楊吳之

宮闕何存惟有雪色不隨世代遷改年年一來使滕六捉筆白描淡寫爲山頭作一綈老髮也彼仇池峩眉不

得稱勝矣

右蜀山雪霽

廬郡處江淮之間南臨江北距淮故

凡水之在境內者皆可以江之淮之也亦猶城城下

出金酒泉泉內出酒因一城一泉而名一郡矣釋義云

淮圍也水之圍繞謂之淮正不必出於桐栢而後爲淮

也始皇帝望金陵有天子氣疏鑿一河以注於江人謂

之秦淮可證也曷言乎春柳絲花片春光動也輕煙碧

浪春水生也香車寶串春人遊也故春不在城中而在

水際也清興天下平定生聚教養已三十餘年可謂

躋一世於春臺矣豈僅水涯一月地爲樂土哉

右淮浦春融

月何所不宜哉宜曲房宜舞榭宜深閨思婦宜茆店行旅梨花院落宜春冷露無聲宜秋而娟娟瑟瑟又宜霜夜何者氣味澹冶淒清歡者見之而歡愁者見之而愁足以感人故也然宜春宜秋宜霜夜總不宜水以其無障無礙也巢湖去郡城東南六十里約略可萬餘頃當其月夕微風不生流光接天靜影沈碧羈人當此而神開勞者對此而機息恍乎置身於廣寒世界也因思曹公駐軍赤壁時朗月在天橫槊釀酒有烏鵲南飛之句至今傳爲雄談此湖北隅紅磯一片炎炎陡削正不讓江干赤壁吳人來爭合肥時孟德亦禦之於此何至寂寂無聞邪湖南數峯青插雲表焦姥一拳髣髴君山但

少湘靈鼓瑟耳何至無狂士買酒雲邊之事於今彌望  
煙波但有漁燈數處估客數艘點綴蒼涼而已雖然江  
山不改明月常來安知千古而下不有如東坡老子青  
蓮居士者重來擊空明賒月色一開此湖生面也右巢湖夜  
月山去城七十里四髻螺立望同點黛三面瞰水而尻  
高頂下正如吳牛之飲於溪又云魏伯陽曾煉丹於此  
故稱四鼎因思何地無山無朝無霞而獨標四頂者是  
必有故選詩曰餘霞散成綺言暮也落霞與孤鶩齊飛  
亦言暮也而此獨言朝霞者亦必有故詢之故老乃言  
古人修煉於此爐竈已空丹氣常在或瘞有丹砂於石  
罇中故時而光彩燭天也正猶佛門塢頂之舍利光然

予聞之而頗疑其說後讀書山中一日晨起徘徊於螺  
髻之側適當初晴露旦草木含滋旭日東生奇光四射  
俯眺四五里許恍乎涵五色琉璃中予始悟所謂朝霞  
者學士能言之而不常見山僧野牧常見之而不能言  
故世多罔聞焉丹砂舍利之說何其陋哉請證言之安  
甯之地杪秋初冬天將晴霽是必大霧千里一白如銀  
色界日出霞彩暉煥正此類也但彼以秋冬此以春夏  
皆奇觀也右四頂朝霞城西水自雞鳴來也城東水自金斗  
河來也兩開相望城中水爲之騎驛每當春流橫溢具  
此一偏居民之近水者蓮之菱之菰茨之其不蓮不菱  
不茨者水之才也當年風景蕭遠澹宕望之不啻江鄉

然予目雖未見想當然耳故古人用藏戰舟於此至於  
今世變滄桑不知凡幾草色何在耶巡行故跡如龜坼  
文如冰裂文或化爲畦塍而已當春夏之交麥浪翻風  
懿筐少婦立於桑枝恍如乘槎犯斗又何必戰艦也耶  
秋來平疇遠風稻香冉冉草色雖佳視此孰裨國用誰  
云不相敵哉

右藏丹  
草色

九獅橋北土阜巍然乃曹公教弩

處也四圍陡削以植立躡磴而升計三十有三級空臺  
濯濯安有松陰當日曷言乎松陰也想孟德教弩時揮  
汗如雨應植大夫於其上以蔭壯士歲月旣久柯化龍  
鱗鍼成鶴翼後人因指爲松陰云因而思老瞞作銅雀  
臺於漳水上聳百尺下蘸清流圖置二喬於中諸臣賦

詩飲酒以極一時之勝事至於今美人何在銅雀化爲  
烏有僅餘漁歌樵採荆叢狐穴而已反不如此臺以不  
華不美存存則存矣松陰安在邪然中央佛殿軒軒霞  
舉一周匝以僧舍每黃昏清旦淵淵木魚一派梵唄有  
類海潮之音又何減十里松風耶卽謂松陰至今存可

也

右教弩  
松陰

一水東下石橋虹跨之橋南有臺可高十餘

丈不知作於何代何人也臺上有樓三級綺疏四開匝  
以雕欄畫檻東北一帶小峴浮槎在望參差凹凸每初  
霽雨餘如新藍出沐南望城堞依依孤嶼隱隱正如牆  
未見旅行之髻也西則蜀峰陡起若與此樓爭雄北望  
古寺障之不見天末亦巨鎮也傳聞往者兩旁有亭翼

如鐘鼓分之升磴之初左右二坊榜以孕金插斗四字樓額書明九公十八侯姓氏不知何年改爲麗譙中置畫角銅壺等物考之樂苑角瑟調也蕭蕭瑟瑟足以感人大約借以警晨昏司啟閉也豈若江城五月片片梅花二十四橋洞簫嫋嫋爲遷人遊女言愁寄興也哉樓下置桐箱八九枚淵淵穆穆其色黝然狀類合樂之枳自高而下安置之取以行水金蛇吐漏牙籤報時以驗晷刻亦屬前朝法物不知製於何代何人也

右鎮淮角韻城

中古剎凡六剎剎有鐘而獨興國禪院一鐘小樓以懸之高出於屋之危而止軒舉暢豁取以聞遠也內典曰人聞鐘鳴未歇時也獄刑具暫脫此閒也且姑舍是說

而言其所可知者夫函氣之倫凡有覺性當清夜聞鐘之時不平者得之而平罔靜者得之而靜罪過多端者得之而通體汗下荆棘滿懷者得之而立刻冰銷幽潛邃沓之地霧露所不能沾塵埃所不能到鐘聲能入之往往使頓驚而猛省堂中有磬有板有燈磬以習靜板以報食而燈光以照十方總不若鐘之一擊百千萬億之衆耳耳皆聲豈若道人木鐸小小丁東所徇有不及哉而今僅置一隅苔蝕雨繡無有過而問者閒值野鳥飛來一聞啄啄而已

右梵剎鐘聲

趙函乙重修密都統廟記 忠孝者此心此理之同也自人之忠孝薄而國家喪亂隨之然此理之不可絕也

雖造次顛沛金戈鐵馬之中往往存乎其人見乎其事  
抑人心之終不昧此理也雖野夫牧子與之追尋斷碣  
表章往烈亦徘徊不忍去余嘗過宋都統密公廟觀碑  
記不禁神往焉宋自南渡以迄未造襄樊失守制置使  
黃萬石鎮西江納款於北當是時公以偏師當敵於進  
賢之龍馬坪所向披靡以馬陷被執敵百端誘之不屈  
迄今讀其教子行乞數語何凜凜有生氣哉按都統廬  
州人余家於廬自宋元迄明四百年絕無言都統者郡  
乘亦無復可攷豈其忠勇大節遠俎豆於西江而近反  
遺於家乘耶余按部過撫道過將軍廟閱撫郡志詳公  
之族里與公死狀而歎曰先賢芳規具在惡可覲面失

也癸巳秋再出校士宿南郡之武陽渡夢入一十寺敗  
壁積垣一龕傾欹黃幕中若有神彷彿閒語曰此是汝  
前生覺而語同行者莫測其由也行行再過將軍廟下  
車禮謁則儼然夢中余曰異哉其將軍啟予歟余爲將  
軍里中後學生也不能表章大節精崇裡祀余實恥之  
抵進賢謀諸縣令徐君出俸金付之擬買田數畝爲香  
火計徐君好義慨益爲牛種具一時人士好義捐資新  
廟將軍神座地旁有二少年像或傳卽將軍子與其將  
左某氏云嗟乎方宋祚之傾覆也將軍獨以一身先天  
祥秀夫而有其正氣及今廟社四百年幾幾乎廢矣子  
倡而衆樂成之信乎忠孝之在天壤而此心此理之不

可磨滅如斯哉至將軍死事始末則異時秉筆者尙攷之宋史以補郡乘之闕云

楊子芳巢伯論 從古有守義不渝而無稱於天下後世者巢伯之於桀是也君臣之義萬古爲昭文王夷齊天下稱之後世稱之巢伯之心事與文王夷齊同而逸其名晦其迹不傳於天下後世何歟余讀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放之云者投諸四裔若舜之於四凶云爾湯居亳巢去王畿不遠以天下共主而置諸侯服不虞其挾以生變乎況接壤荆舒又非易制者比然則曷爲而放之巢也曰此非湯之意也桀奔巢巢人戴之爲築王城以居之以天下共主不容於諸侯而竄身無

所獨巢委國以從誠篤於君臣之義而無容遜避於其間者也夫黨惡者必誅在商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桀之黨也翦惡者先翦其黨不容於天下而巢受之是黨桀也湯伐韋顧昆吾而獨不伐南巢者何也以巢伯爲賢初非黨桀者也以巢伯之忠於事主而非與桀爲亂者也以巢伯之忠之義爲足以媿其心而不忍加之兵且不敢於臣畜之也湯有慚德曰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想亦感於其義而爲言也哉巢之於桀也本冀其創艾而知懲也而乃曰悔不殺湯於夏臺則無有懲已伯誠私心痛之然桀之暴與紂異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怨之是獨爲暴者而非能化人爲暴

者也其改亂爲治也易紂則化人爲暴而從惡如歸故盟津再會而牧野如林奄飛廉五十國既誅而殷遺淮徐繼叛欲其改亂爲治也難桀居巢始制陶瓦變茅茨之舊遂與羽山之城竝利賴於千古使出其材智豈不足爲善而無如其不悛也三年而死桀之事已矣而巢人翊主之心未已也終殷之世義不臣焉逸周書有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誠重其曠世不臣而始來朝雖近至侯綏不啻越裳之重譯也是故觀旅巢命而知巢之未嘗臣商也商之賢聖六七作雖氏羌之旅莫不來王而獨遺巢者夫亦曰祖宗所未臣吾亦弗臣焉耳由是言之巢伯之事夏與文王夷齊之事殷豈有異乎

卽謂其教天下以忠也夫豈過焉顧事久曠略史記謂桀走鳴條微古文尙書出巢雖有王城遺址後世且不信桀之果奔巢與巢之能奉桀也況得原其心事與余特表而著之以俟後之論定者

嘉慶志漢書地理志考 漢廬江郡治舒舒在今安慶

府懷甯縣之東北四鄉 路史懷甯有大 桐城縣之西北

二鄉 朱邑傳爲舒桐鄉 音夫續志舒有桐鄉桐城 又廬

東南鄉西漢爲樅陽縣建武初乃省入舒

州府廬江縣之西境今言地理者皆以唐之舒城當之舒城者在漢爲龍舒縣龍舒水在焉廬江郡者沿廬江國而爲名廬江國者以廬江而名廬江者蓋以故廬子國而名廬江郡屬縣十二皆在江北無一在江南者而

廬江國實在江南淮南厲王傳云廬江王呂邊越數使使相交徒爲衡山王王江北衡山卽霍山一曰皖山其最高峯曰天柱衡山國卽廬江郡地其後國除爲郡不曰衡山而曰廬江者蓋廬江遷國之後猶沿舊名此晉人去絳而名絳楚人五遷而皆名郢之意也所謂廬江郡沿廬江國而爲名也漢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鄩山在閩西注在歙縣東浙水出焉按陵陽在今池州府石埭東北二里廬江與浙江同出一山浙江東南流入海廬江北流入江然則廬江者卽今清弋江也故曰廬江國邊越此所謂廬江國以廬江而名也漢

志廬江郡自注云金蘭西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金蘭在江北尋陽此言廬江郡之西界也又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此原廬江之名指江南廬江國而爲言也故應劭於此下繼云故廬子國謂廬子國之在江南廬江也廬江之名旣移於江北而廬江之地故廬子之國遂命曰鄩郡後又改曰丹陽自此而言地理者異說滋多矣其始不知廬子國之在江南而求之於江北故有以中廬當之者今廬州府舊有同食館據春秋傳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意則在今湖北襄陽境在漢已越江夏而爲南郡矣又有以今

廬州府爲言者

通典廬州府故廬子國通考太平寰宇記皆承其誤

則合肥於漢

屬九江郡魏與吳分廬江而魏廬江太守始居合肥至

隋始名廬州廬江郡烏在其爲故廬子國邪於是亭林  
顧氏郡國利病書姬傳姚先生廬江郡考皆據班史而  
求之於江南似矣然每以彭澤西及匡廬依廬江而名  
爲說則於漢爲豫章非丹陽郡地且於班氏廬江出陵  
陽東南北入江之說不合究其所以致誤之由亦有二  
焉一由不知豫章不在淮南三分之數也一由水經注  
誤沿山海經彭澤西之爲蛇足也史記黥布傳遂剖符  
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布晉書地理  
志漢封布爲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  
誅漢書淮南厲王傳文帝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  
分之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

後徙王  
濟北

賜爲廬江王

後徙

衡山已  
見前

按漢書三分淮南不及豫章姬傳先生遂以廬

江兼得豫章地此由不知高祖六年已分豫章爲郡也  
山海經旣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而又贅云彭澤西  
於是水經遂云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  
入於江今按出三天子鄣過彭澤西入江則鄣水也水  
經旣以此爲鄣江爲豫章十川之一矣又以此爲廬江  
可乎若謂別有一水則何不於豫章川內數之而別出  
廬江一目乎況鄣江之外實無過彭澤西入江之水也  
且鄣江數百里皆南流迤西與北流之勢不合此以知  
水經沿山經之誤爲蛇足也故今斷然以清弋江爲古  
廬江於是江南之廬江國江北治舒之廬江郡皆得其

實地

又三國疆域志考 陳壽三國書無志宋蕭常續後漢書亦未作志惟元郝經續後漢書有天文疆理諸錄然於三國界畫大略據州郡以言未得其剖分之實

國朝陽湖洪氏作三國疆域補志似於郝書多所因循夫壽書無志其畫疆分界之迹可按而知如建安十九年吳克皖城以呂蒙爲廬江太守吳嘉禾六年諸葛恪屯廬江皖口其後魏人攻皖吳皆邀之於夾石挂車此二道在今桐城北境於漢爲廬江郡治舒縣地又濡須水東西關在今廬州府之無爲州巢縣及和州含山縣境於漢爲臨湖襄安居巢縣地又章武元年吳改尋陽隸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二十五

武昌郡夫舒皖臨湖襄安居巢尋陽皆漢廬江屬縣又樅陽隸今桐城縣湖陵邑在皖西尋陽之東北卽今安慶之太湖縣與潛與松滋以霍嶽巨山爲限當亦屬吳是漢志廬江十二縣而吳得其大半魏所有者居巢之半及龍舒今舒城縣潛松滋雩婁五者而已吳魏皆有廬江太守而魏廬江太守移治合肥於漢爲九江郡縣矣郝錄洪志皆以漢廬江郡縣盡屬之魏不知廬江之分隸吳魏猶南郡之分隸吳魏也知吳魏之各有南郡而不知吳魏之各有廬江郡疏矣

洪亮吉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一寄張太守祥雲一方之志沿

革最要漢廬江郡無江以南地其證有五漢書地理志

廬江郡故淮南明建郡在淮以南非江以南一也廬江郡所統之縣至十二無一在江以南者人或以尋陽縣爲疑不知尋陽舊縣本在江北晉南渡後溫嶠始移至江以南是以地理志尋陽縣下原注云禹貢九江在南二也試以沿江州縣計之今自池州府東流縣以上爲漢豫章郡彭澤縣地又上爲漢柴桑縣地東流以下今貴池銅陵諸縣爲漢丹陽郡石城陵陽二縣地又下爲蕪湖縣地並無隙壤可以建置廬江郡三也新志所依據以爲廬江郡在江南者僅因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以爲徙王江北則郡必舊在江南故依此立說除此則別

無明證也不知廬江九江之地秦漢以來皆稱爲江西蓋大江自今安慶府以下勢皆斜北而東故江至此又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亦云楚分江西爲三國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溪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元帝紀時戴淵在江西時淵以司州刺史鎮合肥晉書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郝鑒傳拜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是古無以廬江諸郡爲江北者廬江王徙王衡山正自江西而徙江北蓋

衡山王舊都邾見史記項羽本紀邾卽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漢故城卽在縣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正在大江以北四也晉書陶侃傳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卽其證若漢書地理志言廬江出陵陽縣東南北入江卽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郭璞注彭澤西水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西北入於江此彭澤卽地理志宛陵縣下之彭澤聚非豫章郡之彭澤縣也水經注傳寫衍一縣字耳何以見之彭澤縣在漢陵陽縣西南幾四百里如果至彭澤縣入江則當云西南斷不可言西北言西北者水本從蕪湖界入江於陵陽正西北也三天子都在陵陽東南或言陵陽或言

三天子都其實則一廬江郡本兼山水以名廬山旣界江之中廬水又自南而北正當廬江郡東境爰取以名郡五也今新志於首篇沿革下言漢初爲淮南國統四郡兼有江南又云漢時廬江郡江南之地不知於何時割去數語似未審諦爰書此以質之

又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二 又閱新志山川下云廬江有冶父山云卽左傳桓公十三年楚羣帥所囚之地巢縣東三十里有梅山云卽左傳襄公十八年右回梅山所在又古蹟下府城同食館云卽左傳文公十六年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處以迄無爲州之有漢陰陵故城廬江縣之有何晏等墓此皆誤自昔人者也漢書地理

志汝南郡有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至合肥之有慎係東晉僑立今以爲東晉分浚邁縣置又慎縣宋紹興三十二年避諱改爲梁是宋之梁卽晉之慎今列作二處是又今日之未及訂正者也其尙有漏略者如巢縣西北有橐臬故城又有僑蘄縣故城之類是矣又有古今方名可以類推者漢縣類皆以山水得名今無爲州北境有襄河與全椒縣界則漢襄安之名蓋取襄水安流之義可知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而丹陽郡下又引桑欽言淮水出陵陽東南北入大江所出同所入同是淮水卽廬江水又淮水下流名魯港又名魯明江至繁昌縣境入江廬魯音同魯港當卽廬

江音之轉是千餘年來地理家所不能悉者今以源流道里驗之歷歷不爽旣足破昔人之疑又可以補今志之缺想足下亦必助我稱快也再攷新唐書及十國春秋唐文德元年楊行密遣廬州將孫瑞攻趙錙於宣州錙將屯褐山斷行密糧道瑞因築五堰於魯港塞通江之水又可知淮水出江卽抵廬江郡境道本徑便故漢初取此水以名郡耳

甯楷鍾含章風木圖傳 廬江東郊有漢毛義之故里義以孝行聞而其流風遺俗後世仰之有至於今不衰者數年前許君棕圃爲予言吳省溪之事請爲傳以傳之比年來王君竹崖又往往稱鍾子含章謂其早失怙

恃莫能追其形貌而歲時祭掃哀痛悽愴數十年如一日焉嗚呼此雖出於天性之自然然求之於今蓋亦不可多得矣今年秋竹崖歿歿後數月及門李生廷樾持鍾君風木圖乞予序之予謂竹崖不輕許人既嘗稱其孝矣且冊中詩句宛然兼有王楊兩廣文題識在前而又出以李生之請豈共無所憑證者耶予嘗過毛公故里傍多秀山山有石洞甚深邃土人云每逢大雪後洞中輒開牡丹一枝其白如玉夫白華笙樂名也古人以爲孝子之詩義之精氣殆至今不泯哉吳與鍾君可以徵其後矣

魏源廬江章氏義莊記 有田若干畝廬二區司以族

之賢能正副二歲時公家賦常先廩其穀若干以周族之貧者老廢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糶其餘穀爲錢若干緡以佐族之女長不能嫁者鰥不能娶妻者學無養者喪不能葬者而又凶饑禋札於斯延師養弟子於斯旌節勸孝賓興於斯察奸罰不肖寓焉合食親親厚族寓焉於古有諸曰古奚有是爲也主生民未遠之世上與下猶醱然勺而斟之無不意滿若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宗以族得民友以任得民大司徒令比相保閭相愛族相葬黨相救州相調大功異居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上之紀其民一族也民之視其族一家也其詩曰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饜饴言萬

物無不得其平也平故靡有餘靡不足無治比無吹噓  
莊周日名生於不足不足有餘之相形義之所由名乎  
井田廢而後有公恆產者曰義田宗法廢而後有世同  
居者曰義門任卹調救廢而後同心備急者曰義倉閭  
左餘予之塾廢而後有教無類者有義學墓圖族葬之  
法廢而後揜骼者有義冢兵農之法廢而後自團練自  
守禦者有義勇而上亦兢兢昭顯章示之以補王政所  
窮以聯羣情所不屬豈非淵淵然有意於天地生人之  
本始而思復其朔者哉

國家累洽重濡醴醲孳生獻版歲倍人浮於地貧萬於富  
天子憮然厘堯舜其病之虞內籌八旗生計歲徙數百戶屯田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三十

實邊而直省民有能均財若士自相養分縣官憂者吏  
得上聞請獎著爲令以風示天下於是安徽巡撫以廬  
江章氏捐田三千畝贍族其規畫并義門義倉義學兼  
之由縣府道司轉詳入奏

敕部察例予旌旌如例魏子曰天下直省郡國各得是數  
百族落落參錯縣邑間

朝廷復以大宗法聯之俾自教養守衛則鰥寡孤獨廢疾  
皆有所養水旱凶荒有恃謠俗有所稽察餘小姓附之  
人心維繫磐固而不動盜賊之患不作矣不有是也三  
代事不幾全無效於後世哉嘉其志爰爲之言

郡守張祥雲請行保甲章程 伏查前奉憲行欽奉

上諭清查保甲嚴飭各州縣查照舊定章程悉心勸導選充公  
正里長編立各戶口門牌務使一州一縣之中人丁戶  
業按冊可稽奸匪無所容身遊民胥歸約束仍隨時巡  
歷抽查不使胥吏藉端滋擾等因卑府查保甲之法卽  
古比閭族黨之道十家爲牌十牌爲甲十甲爲保牌有  
頭甲有長保有正一人爲匪眾人公舉知而不舉十家  
同罪於輪流稽察之中寓彼此箴規之意法至善也自  
身司民牧者奉行不善日漸廢弛查造人丁編審戶口  
差保先需筆費按冊送印繕牌散給胥吏又索錢文安  
民之良法幾爲累民之敝政而一二愛民之州縣又恐  
親歷城鄉胥保藉端串索不復編審抽查因噎廢食遂  
使保甲之法有名無實宵小因而充斥愚民不能安堵  
其弊何可勝言前於嘉慶三年七月奉前撫憲朱頒發  
前明王陽明先生十家牌法其條教之嚴明牌冊之詳  
盡洵稽查保甲之良法迄今日久行者寥寥本年正月  
復奉

諭旨申嚴保甲又於七月內接奉憲台嚴札飭催均經疊次嚴  
催去後仍復因循未辦推原其故非畏難之牧令不肯  
親歷村莊卽不肖之吏胥藉以遷延歲月卑府再三籌  
度於遵守成法之中略爲通變使民無擾累之虞而官  
有抽查之實先飭該州縣慎選公正紳耆爲保正令其  
自編戶口則地保無從索費矣印發官捐紙張爲牌冊

令其當堂領換則胥吏無可恃權矣仍於因公赴鄉之便攜冊抽查審理詞訟之時留心詰問既使一牌一甲之人丁按名可指便令爲盜與爲奸之匪類無所容身由是勸力田而廣農桑必使家喻戶曉勤講約而宣聖諭務期俗美風醇卑府仍不時督率稽查似於編查保甲之法有裨益焉謹將酌議章程四條開呈憲核 一編查繕造之始不可責之於書吏也每十家爲一牌應設一牌頭十牌爲一甲應設一甲長十甲爲一保應設保正州縣先諭各鄉士民每千戶公舉一誠篤紳耆爲保正各保正於百戶中選舉誠實之人爲甲長州縣示期某日散牌冊保正同所舉之甲長齊集堂上當堂發給空白循環冊二百頁空白門牌一百張分交甲長收領持歸各甲令其按百戶分作十牌又於各牌中每牌舉曉事牌長一人交與空白冊二十頁門牌十張令其將本牌人戶姓名丁口年歲作何行業等項查照舊章於空白冊牌內詳悉填註寫完後牌長將冊二十張門牌十家彙交甲長處甲長合十牌之冊二十頁挨次訂成循環冊二本自給發至繕完日一牌寫則各牌俱寫一保完則一邑俱完州縣仍示期某日將甲長所註牌冊當堂收入將循冊存署環冊及門牌星夜用印完竣次日當堂交甲長帶回以門牌交牌長發各戶用木板懸掛環冊存於甲長處以便按季改註倒換如此編查造冊

終始不經胥吏之手自可無虞需索只須保長甲長兩日交收牌冊其餘百姓概無紛更守候之苦矣 一牌冊之紙張始終官備不派累一錢也保甲之事每恐冊籍繁多紙筆飯工需費不少書吏竟難賠墊官捐亦屬空名故官責書吏書吏通鄉保輒借冊費爲由挨戶派錢以點充鄉約爲利津以取具保結爲奇貨故民不樂從官亦倦辦今州縣自捐廉俸買備紙張刷訂齊全當堂給發計戶若干需用牌冊若干俱用堅細棉紙刊刻牌冊空白印板各一塊內開某里某甲某牌某戶某人年歲地糧畝數作何生理並妻妾兄弟子女孫媳奴婢某名某氏左右鄰某人俱空一二字一牌一甲之中必

有粗能寫字之人令其自爲繕填鄉鄰互相查對自不致有舛錯遺漏之弊仍照十家牌舊章如有寄居及往來游民住宿某家一牌之中輪流稽查將來去各日期寫入牌內庵觀寺院與民戶一體編造並於冊面註明倘有書役奸總需索紙錢費用許卽指稟拿究以杜弊端自可無藉端擾累之虞矣 一循環收發之期斷不更改累民往返也初行之日州縣先將環冊當堂發給諭知甲長此後本甲戶口如有遷移生故婚嫁增減等項隨時令牌長告知甲長公同於牌冊內某項之旁添註塗改下書甲長花押定期每年三六九臘四季月之朔日專令甲長各攜已添改之環冊赴州縣呈繳當堂

收入卽將未改之循冊發交各甲長領回同各牌長照門牌補註俟過三箇月仍將循冊繳官領回環冊悉如前法辦理各戶門牌聽其將改註者懸掛俟年久再行換造則在州縣之發冊一日不過片刻在民之換冊一年不過四次所定每季朔日發冊之期或遇本官因公出外亦必預委佐雜賢員如期收發總令甲長隨到隨交自不致有曠時守候之勞矣 一稽查之法竝不用差票委檄轉滋弊混也一邑之中地方遼濶丁口畸零官斷不能遍歷鄉城細詢名氏今如前法查辦責成公正紳耆是以民治民行所無事而奸良立辨州縣除於發冊時開誠曉諭外嗣後遇因公出入之便攜帶某路

各冊抽查數處或當堂審理詞訟之時聽斷已畢兩造俱在堂下隨意詳詰數家取冊校核卽可纖悉了然至於勸懲之方卽寓於稽查之內保甲之法卽古比閭族黨之遺制果有厚德篤行足爲眾人坊表者保正牌甲長公同舉報寵以儀文因人獎勵若三五成羣持械打降訛詐必係凶徒惡少不農不賈夜出曉歸往來詭秘必係盜賊窩家至訟師局賭拐逃霸佔飛栽更難瞞人耳目自當摘敘應禁各條張貼簡明告示有犯必懲牌甲鄰佑據實舉首免其同罪倘犯法之人結怨於首報之甲鄰立卽盡法處治隨時懲暴安良則莠草除而嘉禾植矣因是勸農桑講孝悌崇節儉敦禮讓以成一道

同風之治則又稽查保甲之後所當實力奉行者也於該州縣有厚望焉

郡守黃雲論廬郡興革事宜上李伯相制軍昆仲書並摺 伏思徵文考獻典莫重於圖經闡隱發幽事必傳諸志乘至若蜀山秀起肥水源長嶽降崧生名世閒出良以鎮淮樓高臨城內姥山塔矗立郡東惟從前培補之得宜故當日科名之蔚起所貴經營樓閣建三層壯麗之觀修砌塔尖復七寶莊嚴之象庶得一氣相生之勢用成三台鼎峙之雄至於城郭周連譙樓環建非特戍卒棲止之所抑亦城中靈秀所關統擬興修以期完密若夫內河滙注水道縈迴惟淤塞既甚於今茲斯富

庶難同於往日擬令河通內外開建東西俾商船之輻輳可期庶民氣之豐盈可復至若廬陽講院絃歌儲械樸之英孝肅崇祠俎豆列蘋蘩之祀均梓鄉之名勝待偉業之主持他若泥汊神塘兩河本係濱近長江之地屬無爲之治域爲廬江之下游前經築壩本思藉禦江潮詎料攔河乃適以遏山水此所以該前州尹牧雖經創築於前而前府李守旋欲議毀於後也嗣雖工程已估經費難籌無術興工遂成罷論茲卑府因督修該州江堤當順道赴鄉履勘歷詢耆老細察情形毀壩固爲切要之圖建閘尤爲萬全之策庶溝澮得貫輸之利田禾無旱澇之虞凡此士民仰望之謨均屬守土應爲之

事惟是百廢之待舉恐非一木所能支急願圖成實難  
謀始思捐鶴俸竊虞涓滴之難敷欲事鳩工又慮編氓  
之易擾籌思至再興辦無從伏維匡時偉抱命世宏才  
雖績懋金甌造福無區於寰宇而堂開畫錦推恩更篤  
於家邦爰綜諸務以臚陳謹代蒼生而請命倘蒙俯加  
訓誨曲鑒庸愚或統全局以運籌酌閒款以資撥給或  
分要工而繕造令各營量力認修俱候鈞批俾資遵守  
並請委員承辦來廬監修庶度支各有責成似款項無  
虞糜費卑府夙蒙高厚當竭涓埃仰答仁風敢辭沐雨  
自應就近會辦常川督工矢慎矢勤任勞任怨庶率作  
以興事稍寬曠職之愆俾立政以因時克竟前人之緒

則仰星雲之照耀高偕金斗俱輝荷雨露之涵濡長與  
淝流並潤謹就管窺所及伏求渠訓之頒敬獻愚誠莫  
名惶悚

廬郡應修各工查估修建經費銀數清摺 一查廬郡  
志乘自前府張守聘請孫淵如觀察修輯之後迄今將  
近百年政教隆替人事變遷且自咸同以來底定疆宇  
其閒忠義節烈碩輔耆儒尤屬指不勝屈卑府到任後  
將府志加意尋訪僅獲兩帙猶復殘缺若再不續修恐  
歷時久遠非特文獻無徵尤懼武功盡泯今擬設局郡  
城延請明體達用之士分別總纂採訪校對名目各司  
其事務盡其長並須寬以日時俾臻詳細繼往開來庶

資傳信亦表彰勳猷闡揚潛德之要也所需薪水紙張刻工板料刷印裝訂各項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鎮淮樓本係舊城北門遺址經宋郭振拓建改作譙樓聯江淮之氣挹湖上之光秀接蜀山襟帶肥水俯視闐闐高聳雲霄屹然爲郡城重鎮舊制二層已遭兵燹今擬修建三層形勢期於高峻庶足以壯觀瞻兩傍添建廳屋以便游人棲止所需木瓦一切工料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姥山古塔矗立郡城東爲文筆之峯位居震巽光射斗牛且與大蜀山鎮淮樓遙相映對如三台鼎峙一氣珠聯惟其培護合局故靈秀所鍾甲於海內歷年久遠塔身損壞今擬添修兩層半共成五層俾光文治所

需磚石工料銅頂鐵索等費銀若干兩 一查威武門卽大東門爲青龍因大蜀山在西則威武門貴於崇高方合青龍高起白虎低伏之勢乃爲吉利今擬將城樓添建兩層所需木瓦工料一切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西平門卽大西門係接大蜀山西來爽氣修理亦屬難緩刻下非特城樓無存卽城垣亦已崩裂吊橋又復燬壞今擬照舊一律興修所需木瓦工料一切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拱辰門卽北門南薰門卽南門時雍門卽小東門水西門德勝門五門城樓並應一律興修以期完密今擬統照舊制修建所需木瓦工料一切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郡城內河道係由西鄉雞鳴山發源水

程五十里至郡城西水關而入穿城十里流至東水關而出與肥水滙合水關舊制門頗高大以便商船出入并有往雞鳴山裝運米糧及興販百貨者凡城關內外及沿河鄉鎮商賈雲集實爲利賴且地脈疏通人情亦自愉暢故縉紳之顯達科第之蟬聯一時蔚起厥後水關填塞城市之中河道紆阻不獨塵肆蕭條卽東南城隅居民常遭水患今擬從東關外挑河十八丈引肥水由東關入城內河自東至西計長十里凡淤塞之處一律挑濬又從西水關外掘河四十丈疏通使商賈之船仍可以抵雞鳴山一帶載運惟山水陡漲直灌入城則城內金斗圩田廬有淹沒之患擬在西水關外照舊修

建石閘而東西水關各豎立木柵以便啟閉所需石工灰料等項銀若干兩竊查淮軍之在江蘇者均代挑河道以興水利有現成機器若分派得人則卑郡水利大收實濟也 一查廬陽書院係生童肄業之所養士育材在所必重惟該處地勢低窪每值陰雨之時因城內河道阻塞水勢漫淹以致牆屋傾圮器具朽壞士子多不樂居竊查威武門內明教寺基地本係教弩臺遺址形勢高敞寬濶卦兼震位秀啟文明且鎮淮樓拱其右魁星閣峙其東而又有姥山塔爲文筆峯在其南爽塏明秀氣象萬千實據一郡之勝而任僧人結茅殊爲可惜今擬就該處創建廬陽書院將明教寺三字易以爲

名教樂地四字亦不失其口音其書院地基卽換給該寺並酌留房屋數間予該寺僧棲止庶正學益見昌明而古蹟亦不致湮沒互相轉移兩無妨礙所需木料磚瓦石灰工匠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包孝肅祠向在府城南濠內先賢靈爽式憑自應敬謹妥侑以維風化惟現在所蓋屋宇卑隘不足以肅瞻仰今擬翻葺享堂及水閣涼亭橋梁廳屋廚房所需木瓦磚石一切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無爲州泥汊神塘兩河濱臨大江係無爲廬江兩邑水路要津前經該州居民等以坐井之見稟請攔河築壩抵禦江潮經前署州牧尹沛清准令創築爲該州一隅之計詎建壩之後江水雖不能入而廬

江黃白兩湖之水無處宣洩每年湖水泛漲則成汪洋巨浸不特廬江東北鄉民田廬舍受其淹沒卽沿河百餘里因商船不入集鎮多廢商困民病由壩而起今擬將土壩掘毀改建石閘四月以後江潮泛漲則閉閘以禦之十月以後江水漸落則啟閘以洩之旣便商賈又利農民計出兩全利溥一郡所需木石工料一切經費銀若干兩 一查劉將軍廟在西城炮臺之上司理八蜡關繫穡事載於祀典廟宇難任傾圮今擬照舊制興修所需木瓦磚石工料一切經費銀若干兩 程佐衡巢駕鰲岬皆在無爲說 春秋左氏傳成公十七年冬吳人圍巢伐駕圍鰲岬晉杜預注巢駕鰲岬楚

四邑江永春秋地理考實云俱在廬州府境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駕釐在無爲州境虺在廬江縣境竊謂巢駕釐虺皆在無爲州境今請先言巢夫居巢地所轄幅員甚廣無爲版圖自古皆爲巢國自秦漢以來分爲襄安臨湖居鄴三縣迨晉置扶陽縣唐初本襄安置巢州并析置開城縣繼而廢巢州省開城扶陽而爲巢縣趙宋改隋無爲鎮爲無爲軍以巢縣來屬無爲與巢始各自爲治其間分合不一自明代以及

國初巢縣皆屬無爲州雍正二年分六安爲直隸英霍屬焉巢縣隸廬州府自此始不屬無爲然則春秋時所謂巢邑無爲居其大半雖今之巢縣亦在所轄而究不專

屬其界也若夫駕釐虺三邑徧查古書及舊志皆含糊影響未能確有所指閒嘗反覆思索參以土音及命名字義而得一解夫駕良邑也吳楚衝要兩國所必爭乃用武之地其命名殆卽說文馬在軛中之義迨及漢高山河一統地非邊疆干戈頓息故改名襄安詩兩服上襄集傳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上駟也安者或取安車之謂是則古之駕邑卽今之襄安無疑釐音泥虺音灰無爲古音土音至今未變後人遂訛釐爲泥從省筆也訛虺爲灰從俗寫也古人尙質以一字名地後人每引而伸之或釐卽泥汊虺卽灰河耶夫此駕釐虺三地皆楚之重鎮也襄安泥汊灰河歷代皆爲要隘至今

設有專官志云土橋司舊設於石灰河江防考云石灰河三江口俱爲險要江行記云東過泥汊爲濱江要害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冬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二十五年十月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吳楚一水盈盈楚則據江漢上游順流東下吳則三江五湖使船如馬襄公時楚以舟來成公時安知吳不先以舟往釐虺濱江寰宇記古居巢城陷爲巢湖巢故址去今縣治不遠必有水路可通當年吳人數道出師以舟師一支先發由羨溪東關入直搗巢而圍之復以舟師大隊溯江西上由釐及虺蓋釐東而虺西相去數十里吳入楚

必先釐而後虺今灰河西北與廬江縣毗連棟高遂以爲在廬江縣耳兵法云師三倍則圍之巢釐虺皆近水舟師之來也上岸殺賊洗腳入船最爲輕捷可以重兵臨之故皆曰圍駕則介巢釐虺之間水程盤曲不能卽至然非以偏卽牽制之恐其居中策應故吳人由閒道張疑兵分圍巢之師登岸由陸望南竟發大張旗鼓儼若聲罪致討使駕人聞之嚴密防守自固不暇聲氣中梗復何能東救釐南救虺北援巢邑耶故傳曰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此中極有次第書法亦密後人匆匆讀過未能抉出古人用心徒呼負負稍有所得敢以質之高賢

以上存文

李白送裴大擇赴廬州長史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  
深去割辭親願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  
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

李孝光居巢縣 旅食荆吳改歲年春風行路思縣縣  
青山故繞周瑜墓明月猶窺亞父泉楚縣城荒餘畫角  
巢湖日落有歸船天涯芳草萋萋綠想見登樓憶仲宣  
林逋舒城僧舍 竹深淮寺雪蕭騷一壁寒燈伴寂寥  
瘦盡骨毛終騷裹蝕來鋒刃轉豪曹宦情冷淡詩中見  
談笑軒昂酒後高莫爲無辜惜才術聖明求治正焦勞  
又無爲軍 掩映軍城隔水鄉人烟景物共蒼蒼酒家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四十一

樓閣搖風旆茶客舟船簇雨檣殘笛遠砧聞野墅老苔  
寒檜看僧房狎鷗更有江湖興珍重江頭自一行

呂夷簡無爲太甯院 飄然吟魄到鼇山好句空留水  
石間眼界清虛心不息浮生能有幾時閒

楊傑錦繡溪 十里喧闐錦繡川鞦韆人健趁飛鳶花  
明柳暗丹青國日薄雲濃水墨天

歐陽修贈無爲軍李道士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  
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  
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旣得形骸忘不覺天  
地白日愁雲陰李師琴紋如臥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  
音商羽生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鐘回煖律當

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  
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空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  
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  
當養其根自然鬬其華又云理身如理琴正嚴不可干  
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  
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戴復古無爲州界上遇太湖趙尉制府稟議 邂逅風  
塵底周旋鞍馬間三杯送行色一笑強開顏夜宿煖湯  
市晨炊冷水關軍前獻籌策第一守光山

司馬光送茹屯田知無爲軍 疊鼓鳴鑼迎候新軍牙  
子子倚淮津聊應衣繡過鄉曲不作引章驚故人荻迸

短芽淝水煖荷浮圓葉灤湖春使君此去知多少猶是  
當年書劒身

又送崔尉堯封之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  
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狀微寒照眼正清泚低昂  
蹙荷芡明滅繁葭葦銀花膾魚肥玉粒炊香黍居人自  
豐樂不與他鄉比况得良吏來倍復蒙嘉祉居爲太學  
生氣格已英偉登科如拾遺舉步歛千里母嫌位尙微  
觀政此爲始尊公久場屋上國困泥滓豈不重相離念  
子勉爲理當令佳譽新藉藉滿人耳高堂雖在遠聞之  
足爲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王安石寄無爲軍章居士 南陽居士月城翁曾昔禪

那問色空卓犖相超文字外低徊欲寄語言中真心妙  
道終無二末俗殊方自不同此理世間多未悟因君往  
往歎西風

孔平仲送吳全甫中舍倅無爲 海沂歌舞待王祥喜  
得淮南一道堂軍號無爲已閒暇地連秋浦更清涼進  
趨黽勉心應懶退食優游策最長我住廬山欲招隱爲  
君先去種松篁

劉放巢湖 湖勢西來迴川形百道開中流環島嶼傍  
市有樓臺入望蒼煙合凌虛白浪逐興來思擊楫慚愧  
濟川才

蘇軾孫莘老移廬州 爐錘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

望渠我本疎頑固當爾子猶淪落况其餘龔黃側畔難  
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惟有陽關一杯酒殷勤重唱贈  
離居

又題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 樂天早退今安有  
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  
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借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  
如雲鷺鴨散平湖

朱服過廬州 昔年吳魏交兵地今日承平會府開沃  
壤欲包淮甸盡堅城猶抱蜀山迴柳塘春水藏舟浦蘭  
若秋風教弩臺獨有無情原上草青青還入燒痕來  
李元陽過廬州逢葉兩湖 去年離爾出咸京別後浮

沈百感盈肥水蜀山逢下馬苑雲宮柳憶啼鶯江湖歲  
晏一書札天地人生幾合并夜坐不辭僧舍雨其如風  
笛度秋城

彭汝礪在合肥幕中有作 幕府瞻雄盛朋遊望俊髦  
雙松鬪冰雪一鶚出蓬蒿春雨吟花蒂秋霜薦蟹螯山  
川留翰墨天地入風騷感慨驚多變微生病一號酒卮  
餘寂淡詩筆惠英豪憂思生心腑塵埃上鬢毛簿書今  
日困道路此身勞小雨開濡滯清飈散鬱陶小亭山可  
見從此欲登高

郭祥正郡城眺望 晴湖列遠岫萬疊來駿奔橫入小  
蜀岡金友依玉昆 又詩蜀山迴出千螺秀淝水長縈

一帶迴猶有金陵藏後浦不惟銅雀起高臺

姜夔送范仲訥往合肥三首 壯志只便鞍馬上客夢  
長在江淮間誰能辛苦運河裏夜與商人爭往還 我  
家曾住赤欄橋鄰里相過不寂寥君若到時秋已半西  
風門巷柳蕭蕭 小簾燈火屢題詩回首青山失後期  
未老劉郎定重到煩君說與故人知

文同無爲山寺 一絙危磴遶崢嶸上徹幽深入化城  
煙外川原相向背雲中樓閣自陰晴老僧高論都無著  
古佛眞身宛若生聞道軍持新呪水願傾涓滴洗塵纓  
虞集龍眠山莊圖送舒城燮尹 燮侯起高科得邑舒  
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怡曠戰爭遺跡泯山水良足

賞幽棲南昌尉英爽赤壁將古仙家白雲羌人化黃壤  
峇峇龍眠山一士獨可尙高懷託千載妙畫極羣象向  
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愴怳昔賢遠瑶席共來享彈琴  
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期徘徊以惆悵畫圖記  
彷彿聊以慰遐想

又舒城道中 田間農婦騎秧馬林下齋僧敲木魚戲  
把一聯閒課吏詩成能就馬前書

劉基春暉堂詩 爲舒城胡拱辰賦 母心如春暉兒心如小草鴻

恩何以報之死矢相保元雲結秋陰野曠霜露早暄寒  
旦夕異搖落紛如埽歲月去悠悠行路漫浩浩惆悵與  
願違慷慨憂心擣夜深有慈鳥飛集堂前棗一叫吻血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四十六

紅再叫翅翎皓長吁向穹蒼欲怨不敢道

葉廣巢湖秋月 微風捲纖雲澄波浴華月不見湖上  
人但聞歌聲發

羅洪先合肥道中 潯陽渡江江水新十日回首淹風  
塵鄉關別久夢乃亂世事更多淚故頻欲憑北雁傳消  
息不見南州一故人野樹溪花正無賴淡煙疎雨自含  
顰

張瀚舒城遇雨 行縣入舒城經秋暑未清谿雲林際  
合山雨隴頭平鷗鷺飛相狎魚龍逝不驚邨農莫愁思  
虹影已東橫

又暮春高井晚行 春來長日惜花飛馬上驚看綠已

齊草裏鳴泉  
新雨後林中歸鳥夕陽西  
柘皋日出鐘初靜  
濡塢雲深路不迷  
自喜民淳安拙政  
何妨輪蓋數沾泥

孫從善八景  
孤城迢遞倚晴空  
畫角聲飄思萬重  
客館夢回天未曉  
滿檐殘月落梅風  
鎮淮角韻  
梵王樓閣勢

憑雲隱隱疎鐘遠  
近聞老盡世人聽  
不了幾回清曉幾黃昏  
梵刹鐘聲  
虎鬪龍爭事已休  
昔人曾此計藏舟  
當時

功業無尋處  
散作離離草滿邱  
藏舟草色  
落落松陰埽不

開亂蓬遺棘翳  
荒臺奸雄已死三分後  
教弩何人更此

來教弩松陰  
曉起俄驚霽景開  
蜀山頭白勢崔巍  
捲簾爲

愛瓊瑤濕一片  
寒光入座來  
蜀山雪霽  
碧波如練草如茵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四十七

萬古長淮二月春  
落盡桃花風力軟  
海潮先湧化龍鱗

淮浦春融  
萬籟無聲海宇秋  
青天漠漠夜悠悠  
冰輪飛上

瓊瑤闕散作金波  
水面浮巢湖夜月  
絕頂雲林景最佳  
奇

峰盤疊繞仙家  
芙蓉伏火丹砂老  
寶氣千年結彩霞  
四頂

朝霞

趙貞吉廬江道中  
遇雨  
滿樹石榴花  
松陰一徑斜  
廬

江風雨夜來  
宿仲卿家

吳廷翰襄安道巾  
縣本襄安古名  
從漢史傳經過但

村落遷徙尙人煙  
瓦獸田間出橋獅  
渡口眠僧家題舊

事猶是永徽年

王恕護城道中  
衰柳仍長路  
枯禾自瘠田  
關心舊赤

子悵望遠村煙澗井人爭汲斜陽馬不前艱難如此似  
或恐細民偏

王守仁立春日合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  
晚生野塘水轉綠江寺雪初晴農事沾泥犢羈懷出谷  
鶯故山梅正發難寄欲歸情

潘謐廬江八景 昔聞有仙子于斯煉金液一朝羽化  
去此境餘陳迹洞門閉石翁松蘿暝寒碧惟有餐霞人  
時來漱泉石

水簾洞

昔聞左元放本是紫霞客升酒醉

百官曹瞞怒相逼躍入羝羊羣化作岡頭石至今千載  
下寂寞見遺跡

白羊岡

巨石幾千古乃在潛溪曲奔蹙

橫沈流勢若鯨額突沙帶秋月明波連遠山綠一自嚴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四十八

光去漁竿老修竹

釣魚臺

城東有佳境白石光凌歷方

塘廣且深四時流春碧山深雲木秀岸古藤蘿密路遙  
人罕窺清風自朝夕

煖水塘

湖水清且閒臨流發佳趣

曉岸疊春山風荷落秋露險浪驚跳魚崩沙警飛鷺少  
女歌采蓮雙雙蕩舟去

黃陂湖

東登蒼山嶺直下窺滄

溟揚袂拂紫極舉手摩青冥梧桐暝寒色綠竹延秋聲  
聖人治天下鳳凰當再鳴

樓鳳嶺

石磴立嶽巖關門在

層巔客行煙霄際滿耳聞風泉月痕鎮長在璧影珠未  
圓想當用武時計此千萬年

冷水關

岩屏列遠秀幽覽

猶未了煙光橫積素暝色促歸鳥月冷暗香浮霜清水  
聲小孤舟無人渡寂寞傍衰草

梅林渡

郭奎望黃山 昔曾避地黃山曲今在丹崖正面看曉  
翠障空迷去馬晴霞迎日見飛鸞九華高並芙蓉秀五  
老遙連瀑布寒中有羽人期汗漫拂衣松石待休官  
程汝璞讀書湖心草堂 萬頃蒼濤一碧浮憑虛直欲  
問丹邱春潮帆外收吳楚夜月尊前落斗牛風雨自來  
山谷響塵埃不到嘯歌幽登臨常作凌虛意手攬煙雲  
接素秋

李天馥北鄉田家 農家貴力作可以資吾身拮据饗  
餐計能令甑絕塵北鄉殊不然草宅弛耰耘溝塍亦殊  
佳胼痂非所馴樹下閒水牯桑柘前未聞兒女但嬉嬉  
孰解豢雞豚比閭無園圃松韭等八珍何以延卒歲嗟

哉此情民

又鳳凰橋觀水 鳳凰誌失傳橋名仍鳳凰四野皆枳  
棘來儀疑荒唐九苞邈何許有水聲鏘鏘其下湧甘泉  
澄澈可濫觴南走勢漸寬瑤英鬱渟汪奇石生兩崖斑  
駁多文章峭岬雁齒排鱗次自成梁迴繞折而東奔湧  
聞湯湯鰕鮒競隨之厯厯可數量苻藻繡於濱作花揚  
芬芳上與藤蘿攀日月無全光鴛鴦及鳩鵲波陸相浮  
翔膠狹不可舟何以鳴吾榔獨能效鄭渠周環隴畝傍  
尚藉資灌溉一夫疏隄防土澤黍稷榮因之薦馨香  
又合肥久旱郡守見陽張公下車異政疊聞時雨大沛  
薄俗囂凌歎梓桑望風今喜懾張綱既能按部除稂

莠何患逢秋不稻梁自是牙前饒治行卻教管内擅文章鸞臨鹿夾知多少豈止珠還說孟嘗

又新稔誌喜 西疇初稔各嬉嬉豔說山家兩日炊繡畝雲晴收早菽箬棚陰滿試香麋身閒久辦租庸調序改爭明定火觜月好風甜虛過從留賓良愧鄭當時  
又廬居白燕 茆簷兀坐戀斜暉玉翦何來相向飛趁月橫塘三影漾受風歧路半規微臺無藻井搏筐絕巷別烏衣伴塵非多謝懷音頻上下白頭友漸久忘機

又九日登蜀山遠眺 爲窮幽勝一扶筇躡屐晴登最上峯南望湖光浮夕景東來山色澹秋容逼天氣卷荒巖霧出谷聲飛野寺鐘共勉盡傾桑落酒斜陽影裏辨

樵蹤 寒光一派起秋城萬樹風高落葉聲斷澗水痕留宿霧平江草色晃新晴粼粼峭壁黃雲散歷歷長湖紫霧清莫訝諸君詞賦健龍山賓客舊知名

又浮槎山 攀躋不覺夕陽斜吳楚山川望裏賒虛白湖波如海霧深紅秋葉似春花西風野甸收禾晚落日荒原出獵遐極目蒼涼村聚少斷煙衰草滿天涯

又九日遊蜀山 重巒極望樹千章款段風柔趁夕陽叢竹修藤無定境黃榆烏柏有微霜雲間梵宇疎鐘遠山下人家晚稻香卻悔數年遊宦拙等閒留滯負秋光  
香刹忘歸憶慧公居人尙解說遺風影堂瓔珞傷秋曉法座珠璣感數窮蠅拂空傳山雨黑龍膏猶蝕土花

紅千年往跡須臾事幾度登臨歎轉蓬

又月洲桂山在東來山下香凝三五月洲頭異境清虛插岸

幽應是蕊珠宮裏出人間猶占半輪秋

任良尊經閣遠望 偶爾登臨興南巢一望賒八公新

草木七寶舊煙霞湖艇春風棹田疇夜雨車莫尋吳魏

迹重為古今嗟

丁最西山別墅 遙對西山爽幽通六月涼破苔長怪

鶴為月每移牀久住漁樵狎無心盃櫛忘坐來渾不厭

白日到羲皇

又稻香樓雜題芝麓先生別墅洞壑深沈白日陰空階行處

綠苔侵斷無人跡惟荒草一院秋蟲自在吟 慘淡郊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五十一

原落日黃一聲村笛下牛羊高樓不見人危倚依舊西

風送稻香

許裔衡登鎮江樓 登高俯四野雄鎮自淮西吳楚當

窗見雲山入檻低風清箏浦近日落弩臺迷廿載荆榛

地新來約共題

黃景仁飛騎橋 鼓吹聲沈樓檣消紫髯幾爾困雄梟

半生意氣三篙水一騎飛騰兩版橋引袂創深凌邊寇

停罇涕破賀公苗經看壁壘真兒戲尚有垂楊映畫橈

又浮槎山寺舊志山自海上浮來梵僧見之曰此山形者閣一峯也寺為梁武帝女捨身處

如槎雲浮浮耆閣崛翔雲上頭梵語靈鷲山為耆闍崛山見水經注竺法維云

西來意祖三弟子一塊淨土虛根留梵僧碧眼親識得

指點怪秘傳千秋山靈非神亦非鬼夢落深宮愁帝子  
夢中山在縹緲間按圖來求走中使一朝覓得隨布金  
山花笑指宮車臨鉛脂洗淨功德水富貴了寂鐘魚音  
此時老公失精魄刹帝利來徒面壁空談已著旬波魔  
百身那懺臺城厄金甌已缺荒故宮劫灰留鎮無心峯  
珠珞散爲塵土盡樓臺半逐雲煙空從此槎浮失歸路  
天女常留散花處天邊鷲駕如可招卻跨山頭決空去  
又合肥城樓 箏笛聲消極浦間逍遙津水尙灣環英  
雄浪捲都無跡城郭珠沈竟不還生惜文鴛名似錦舊  
傾韋虎望如山登樓此日容清嘯詞客淮南鬢已斑  
單之坦芙蓉嶺 夕照明林麓蜿蜒石徑遙千盤臨樹  
香靄近晴霄

杪獨鶴舞山腰漠漠溪田靜陰陰暑氣消諸天何處是  
王福治父新秋 疎鐘鳴晚寺細雨滴春愁燈影水邊  
棹笛聲山外樓樹搖飛鳥度風捲野雲收擾擾江西夢  
都成一笑休  
王之道繡溪 畫橋雕檻接招提新有幽人傍繡溪千  
頃波明天上下兩奩光映水東西飛樓湧殿參差見古  
木修篁咫尺迷此景此時君信否綠楊影裏轉黃鸝  
朱前詔舟泊泥汊 臘盡扁舟渡遠天關河霜雪倍悽  
然江聲雲湧千帆下嵐氣煙深萬壑連鴻雁遙從沙渚  
出鳧鷗閒傍野田眠那堪歲晚嗟行役雲樹還歌謝眺

篇

李文安村居雜景

并序湖村居之樂隨所在而景畢具彼鏡湖輞川古之高致矣特碩人之

寬母煩限於方也兼綜大略得五十題各綴以七絕一首平川春水白於鷺細雨廉

纖印遠波青草岸邊人小立東風一笠一漁蓑

平川春雨

露溼蘭皋秋雨晴雲霞萬態碧天清凌凌爽氣迎朝日

人在蓬壺頂上行

露皋秋晴

卅六芙蓉大小孤白衣蒼狗

極須臾先生一笑歸來晚看徧青天萬變圖

雲峯晚秀

野

店山家處處宜嫩寒微雪晚風時香雲萬樹春如海老

鶴一聲花滿枝

雪海晨香

好山當戶日分明黛色嵐光畫

不成婚嫁累人人不累臥游五嶽自縱橫

晴牖山光

水色

侵窗午景晴樓臺倒影最分明蒼葭兩岸秋千尺寫出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五十二

伊人淡泊情

午窗水色

朱朱白白更黃黃麋鹿酣春蝶醉

香萬仞花屏如錦簇箇中宜著浣溪堂

萬花繡嶺

紫雲亭

閣綠楊城閒倚東風聽曉鶯得意花天同樂處朝陽影

裏鳳音清

百鳥喧林

穠李夭桃一色春小村風景劇宜人

待他結子無言日陰滿山蹊綠葉新

桃李春花

亭院濃陰

水墨橫夜來寒雨作秋聲廉纖萬點窗前滴觸撥聯牀

千載情

芭蕉夜雨

閒臥紗幮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隔

鄰燈影深宵績總為階前促織聲

砌蟲秋語

匹馬單衫石

徑行萬山濃翠夕陰橫煙痕滿路蟬吟急十里秋風不

斷聲

山蟬暮吟

吹到東風凍漸輕方塘半畝綠波生春雷

未動龍方蟄時有鰕魚水面行

魚上春冰

百尺晴絲曳半

空飛鳶跼跼入東風綠楊城郭高低影鳳泊鸞飄勢最  
工 鳶 曳 晴 空 三月江南綠草齊春聲萬樹畫橋西誰人識

得花天趣斗酒雙柑且自攜  
柑 黃 鷗 酒 綠葉橫天萬樹陰

紅塵飛不到苔岑倦來且作羲皇臥得意時調山水音

綠 陰 眠 琴 綠陰滿架雨初霽紅豆一枝煙正肥北渚淅淅

流水活南山冉冉溼雲歸  
豆 棚 雨 霽 晚來荷篠瓜田去足

踏秋煙一徑陰愛煞林泉如畫裏斜陽壓隴綠雲深  
瓜 圃

夕 陰 百尺長松吟古澗晚來風雨學龍吟折巾歸去碧

山客添譜雲巖一曲琴  
澗 松 吟 雨 古院舊栽千个竹凌雲

蔽日綠陰橫撩人秋思不成寐半是風聲半雨聲  
院 竹 鳴 秋

閒倚湘簾數落花林陰無罅徧天涯東風已換池塘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五十四

綠草長平坡亂吠蛙  
草 塘 吠 蛙 平川萬頃白波生深樹時

聽買鏡聲青笠綠蓑煙雨裏一犁黃犢學春耕  
秧 畦 叱 犢

廡下幢幢燈影紅晨炊欲備且高春誰人識得村墟苦

華子岡頭夜聽鐘  
燈 廡 夜 春 紙閣蘆簾夜績寒雞啼徹

曉霜天偷光欲佐鄰窗讀不信高樓尚管絃  
雞 窗 宵 績 歲

晚務閒無箇事晴檐倚壁負暄眠要知就日瞻雲意已

在銜芹獻曝年  
冬 檐 曝 背 廣廈庇人人不覺清涼境界儘

流連可知赤日當天候逐熱長途祇自憐  
夏 屋 乘 涼 半山

半水數椽屋宜稻宜梁萬頃田吹到西風秋稼熟凭軒

一眺一欣然  
凭 軒 觀 稼 年來不插塵中腳鎮日垂簾讀道

書春色自來還自去東風吹綠上階除  
垂 簾 讀 書 庾亮南

樓月正明無煩千里計陰晴直憑長笛吹雲散不許微

塵滓太清登樓夜月 幾束菅華滿屋曦茅龍辛苦為更衣

夕陽一桁新門巷不誤春來燕子歸乘屋冬晴 戚鄰隔巷

時來往尊酒杯茶禮數完孺人逢迎稚子樂一堂圖畫

合家歡小堂叙坐 冰霜滿地北風吼矮屋數間祇閉門料

理曲房安土竈滿爐楮柎一家温曲室圍爐 斷橋流水斜

陽路倚杖聽泉古趣真一笑青天白雲散尋詩又作跨

驢人斷橋倚杖 深山遠樹鐘聲晚古寺尋僧結勝游一宿

招提天又曉松風警夢梵音適古寺聽鐘 秋菘春韭山中

味赤腳科頭席上賓雜坐誼譁杯酒洽兒婚女嫁說前

因寶筵情話 數家共結粉榆社每際春秋一大酺滿屋夕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五十五

陽扶醉去明朝分肉約重沽鄰社飲春 我是江南桑苎翁

茶經重與續盧仝清心最愛中冷味一曲瓶笙活火紅

淪茗清泉 大澤羊裘渭水璜鈞名鈞國自流芳何如曲港

垂綸者物外桃源與世忘垂綸曲港 桑枝如幄綠雲稠麥

浪平鋪萬畝秋雉雊一聲晨氣潤海天屋氣夢層樓秋麥

聽雉禽華庶色曉秋天酒國詩家結勝緣搓罷綠橙香

在手持螯爛醉坐花筵菊天持螯 蹒跚南陌一藜歸老態

皤然對夕暉偶遇鄰翁閒話舊圖開三笑認依稀南陌翁藜

蒸藜炊黍餉東菑三尺村童手自攜煙裏滄浪歌一

曲桑陰馴雉任羈棲東菑童餉 晚煙林薄聽樵聲石徑歸

來夕照晴翁子橫經殊太俗堯夫問答信多情煙樵林薄

蹲鴟幾日熟平田白木長鑿劬曉天領取十年真宰相

煨來佛地有前緣

霜劬芋田

碧山採藥歸來後曬向空場

秋正晴高臥綠陰人不識閒招陸贄檢遺經

臥廠曬藥

閒

開蔣徑招三益客散高軒興尙賒朗誦名言尋逸趣自

鉏明月種梅花

開徑鉏花

木棉如雪滿秋畦婦子辛勤檢

未齊衣被萬家春永住不教輕煖讓狐麕

木棉飛雪

石洞

春秋自太古楸枰一局幾千年憐他柯爛旁觀客不識

身游廣莫天

石洞敲碁

蕭疎一幅雲林畫淡墨生綃點綴

工認取橫江新雨後天開粉本嶺西東

雲林讀書

雜景閒

編五十詩檢來桐葉寫淋漓春秋佳日原同樂鼓吹昇

平唱竹枝

桐葉題詩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五十六

徐漢蒼巢湖櫂歌 去年打漿過巢湖湖上青山似畫

圖今日扁舟湖上泊煙波無際月輪孤 朝霞山頂看

朝霞五色霞明帝女家湖上女兒十五六一時照水學

盤鴉

徐子苓姥山歌八首 姥山團結湖心聳霞壁雲峯盪

洶湧長杉翳雲澹不流驚濤搏石險將動仙宮道士夜

禮星臥吹鐵笛學龍吟記曾風雪拏孤艇繫纜懸崖獨

自聽 姥山風淨無纖霾大帆小帆相對開西光入水

東光出驪珠飛向松頭來野僧看潮磯上坐老漁被酒

艙頭臥勞勞似我竟何爲阜帽蒙頭山下過 姥山二

月桃樹花青苔白石曲澗斜美人三五戲花下玉腕搖

宕溪中紗往年聽雨山中宿蒸藜餉黍漁樵熟準闢茅  
庵縛小亭壓倒輞川笑盤谷 姥山頂上羅網稀野雞  
粥粥鷓鴣飛姥山腳下風日暖水蛙各各魚鰕肥山中  
兒郎愛行賈東走句吳南到楚賤取天公借石尤四海  
八荒斷行旅 姥山宜雨兼宜風風雨雜沓開心胸老  
咬跳波擂大鼓斷虹倚天彎長弓少時心猛膽氣壯浩  
歌醉舞崩崖上舊日麤豪今漸知回首雲泉發惆悵

姥山幽阻中廟對孤塔高高立山臂湖前月出鳧雁語  
湖後雨疾菰蒲碎野火橫斜秋樹遠斷簷蕭疏晚潮淺  
篷窗徙倚悄吟詩塔頂星懸三兩點 姥山之陰破草  
屋中有隱者顏如玉朝掣采繩咒白雞暮刈青芻飯黃

犢呂安已死向秀悲中郎欠制郭泰碑奇文秘笈等糞  
土山花野草偏葳蕤 姥山突兀夢中見帆底重看兩  
不厭窺人鷗鷺故相猜排空雲石都能辨萬疊青屏天  
與連一道白蘋香可憐自從歸棹辭濡口不到湖心又  
幾年

徐子苓畫松歌送吳引之還巢湖 江北久無畫松手  
作者昔數留晉江盛名早時動海外晚年流落偏佯狂  
日抱長松換米喫枯根敗鬣愁荒唐餘技兼能寫風雨  
到今尺素垂琳瑯昨見宋家兩株樹張在蘆簾最深處  
一樹拔地生狻猊一樹盤攫蛟龍垂波濤颯沓涼風颺  
使我坐久看移時晉江畫松得松骨此筆韻遠將過之

廬陽城中一尺雪昨夜吳生幾凍殺扁舟襍被意態雄  
歸帆笑指巢湖東便好相從理釣篷四鼎山前楓樹紅  
謝裔宗東關 鄉園遙在望歸路滯東關春水一溪碧  
行雲何處閒馬蹄催落日牛背穩青山怪底桃花笑風  
塵老客顏

又維舟西口適值風利解纜半日直渡巢湖晚抵黃雒  
河作 百八長湖險維舟久未開今朝風力便乘興向  
東來我欲尋巢父遺蹤水一隈榜人不復住直下釣魚  
臺

李文煥蠓磯謁靈澤夫人廟 夫人遺廟肅觀瞻翠羽  
明璫尚儼然楓冷吳江秋唳鶴雲迷蜀道夜啼鶉湘妃

泣竹愁同結帝女啣枝恨莫嗔西望永安宮殿杳危磯  
潮咽自年年

楚炳然拜石圖 袍笏留遺像南宮舊有名愛民真似  
子呼石竟爲兄菁折資攻錯頭昂見潔貞風流千古重  
循吏著賢聲

又濡須塢 聞說當年鑿此淵濡須夾立浪涓涓兩關  
路鎖形眞峭七寶山環勢若連射戟穿楊人在否平吳  
侵魏事幽然千秋不盡英雄恨偃月城留亘古傳

周人俊登牛山 青春將去也斜日陟山巔塔影橫樵  
徑風沈直爨煙鶯花招隱士詩酒誤神仙頗識登高趣  
天涯在目前

又游金庭洞 煙霞四面繞孤村  
古樹蒼藤綠抱門  
滿地夕陽芳草軟  
一泓春水杏花痕  
吹笙跨鶴人俱杏  
仙履丹書跡尚存  
賸有野雲閒洞口  
樵歌牧笛伴黃昏  
又游仙人洞 排闥春山窄  
徑斜煙迷古洞靜  
無譁水流石腳苔  
紋縐樹拂雲根鳥  
夢賒半局殘  
暮今冷落一聲清磬  
破繁華笑他仙境  
紅塵擾峭壁猶開  
富貴花

崖懸

上有牡丹  
花一叢

吳廷香捧檄橋觀打魚用杜公觀打魚韻

時賊踞金陵

廬

江近水非通津山梁漲雪堆如銀  
冶父瀑下黃波滿潑刺時復來游  
鱗居民大罾船戶網圓橋觀者爭  
凝神老饕得魚且佐酒雨餘几研  
無纖塵王家鐵槍哥舒刀江

南烽火連天高武昌松江盡肥美  
亂流一網無遁逃須知魚我所欲  
食玉筋金盤總蕭瑟長鯨鼓浪何  
時休底事吞舟坐相失

崔冕舟經清溪釣魚臺 浮邱垂釣處  
仙去只臺存石逼河流窄山圍野  
木昏帆檣三折路鷺鴨兩行村回  
首追遺蹟高風寄水源

李熙牛角山 峯開牛角自洪荒  
高聳湖南綠野旁觸破雲煙形透  
漏礪來日月影蒼涼扣歌我怨驚  
天帝生拔人難信項王安得巨靈  
推華手作弓東挂海扶桑

李瀚巢湖漁父曲 前峯一輪山  
月吐漁翁晚泊蘋花渚賣魚沽  
得酒盈樽兒女滿船聞笑語前  
湖今夜正潮

長穩繫漁舟漫下篙老妻補網寒燈下綠蘆叢裏風蕭  
蕭夜靜浪聲靜湖光一片秋老漁喚不醒爛醉臥船頭  
東方漸明天色曙鳴榔撒網復如故驚起沙頭白鷺鷥  
避人飛入煙中去

又巢湖舟中晚眺 一羣飛鳥下斜陽柔櫓聲中逸興  
長雨過平湖生紫翠天空望眼入蒼茫鳴鐘煙寺藏紅  
塔傍水人家種綠楊此日置身圖畫裏何年更美白雲  
鄉

陳誥游懷秀菴 素有看山癖幽探一徑通幾家紅樹  
外獨寺白雲中石立形多怪泉飛響在空且欣明月上  
歸去莫匆匆

陳佩珩春日過巢湖登中廟樓 春水方生候凌空一  
倚樓當年屯戰艦此日集閒鷗塔斷雲常補山孤水自  
流客懷何渺渺不竟古今愁

又牛山晚眺 一飽渾無事行吟向晚天城圍三面水  
日落萬家煙歸鳥語初息野花香自然松關一輪月送  
我下山巔

湯長吉萬家山道中 策蹇山行緩峯高日半遮草深  
人覓路樹老雀爲家雨過泉聲活風來竹影斜欲投村  
店飲溪上有梅花

又望巢湖 面面山環抱湖光一鏡幽夜深孤月朗波  
闊遠天浮四越雄心阻三分霸業休平時閒眺望一派

盡漁舟

又游雀仙洞 一路笙簧百鳥聲聽來歷歷動幽情雲  
隨雨氣侵衣冷風送桃花落水輕石洞尚餘丹竈跡坳  
堂猶識古仙名清游分得林泉趣羨爾山僧寄此生  
崔瑩已已避水姥塢嘴 又向湖干住依人屋數椽晚  
山如我瘦明月爲誰圓酒薄寒難敵愁多病又纏怒濤  
飛不到聊借一枝眠

陳毓賢浮橋閒眺 巢梁低亞白雲隈杖策斜陽踐綠  
苔拚醉人爭沽酒去烹鮮客爲買魚回煙迷屋角帆穿  
破月罩波心櫓盪開豁我胸襟何處是一灣湖水自西  
來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六十一

陳新沐登文昌閣 凌虛傑閣斗牛齊結伴登來共躡  
梯一水環城帆遠近萬家負郭屋高低山於雨後容如  
洗樹在煙中影欲迷誰信此身游畫境飛觴恰好酒親  
攜

又過董家山 詩家寄興在林泉何處尋秋不灑然鴉  
帶斜陽投晚樹鷺窺新水下平田斷橋西去寒山寺峭  
壁中間古洞天生事紛紛如蝟集偷閒且作地行仙  
葛邦杰游東黃山 入山愛山深四面煙霞互泠泠一  
聲鐘古寺知何處

葛長增崔仙洞 清泉源莫測雲擁洞門深丹竈依然  
在仙人未可尋

周人傑卉木庵 四圍山聳周天小百丈泉流畫地開  
眼界一空詩界闊此間那許俗人來

陳瑄夏閣道中書所見 行過山隈又水隈畫圖一幅  
自天開綠楊兩岸濃陰合中有漁郎刺艇來

又白雲庵題壁 湖村終日掩柴關困坐愁城莫解顏  
何幸攜朋來古寺此身如在白雲間 流離今歲尚依

人欲遂幽棲恨未能池有清泉園有竹逍遙那及此山  
僧

徐魁士韋烈婦歌

有引烈婦舒之東鄙人妙齡不天  
苦節有日其夫族兄某素無行心豔

之而未敢發會大盜據金陵江南北騷動乃乘亂劫娶  
之昏夜糾惡少持兵擁彩輿至婦急取火爐上鐵箸刺  
鼻貫頂死而復甦某仍不肯釋昇至中途潛解裹足行  
纏於輿內縊絕嗚呼士大夫平居無事旌旆戈戟呵殿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六十一

如雷小有寇警輒張皇失措不幸逃避未及則泥首賊  
庭乞延蟻命甚且反戈內向焉求其知無可逃而因以  
授命成名者尚十無一二況可以倖免而不敢自免者  
不尤百無一二哉若婦之有死無二全節而斃固不獨  
女中丈夫矣時予避地過舒舒人土高邊塵漲天天茫  
其節丐余詩以表之並述其梗概如此 茫乘風倏蔽淮與江大帥迴軍甘受巾幘贈謀臣畫策  
幸從帷幄藏捲士長驅幾千里竟無一人抗節能激昂  
我

朝養士二百載天地正氣奚淪亡嗚呼天地正氣詎淪亡  
獨不見韋家節婦一死何堂堂是時狂寇據京國羣盜  
如毛蔓江北金帛飽掠遂掠人狼籍紅顏填窟宅韋娘  
黃鵠早興哀閉影空房誰敢猜禍心一旦萌家賊夜半  
洶洶排闥來借刀恐緩借箸急突貫鼻端餘寸鐵血衝

透頂天門開涕下交頤天柱折賊怒蜂擁強載旋百折  
方能一命捐匹練胡爲藏足底佛光繞頂芬如蓮此事  
談者舌猶吐賊亦人心胡不悟始知義烈挽頹綱玉成  
翻賴姦徒助我嘗考古稽貞史彤管標題豈虛美或傳  
勞面與割耳亦有翦髮與斷指夫家盡絕志彌堅劓鼻  
惟聞夏侯氏大都毀貌却強豪詎必糜軀殉廉恥况復  
干戈正四起舉世矜言達變矣胡爲乎矢志全一節將  
身歷二死自是天地正氣孤懸無所寄千鈞一髮鍾女  
子嗚呼天地正氣鍾女子

王世溥李貞女詞

并序 貞女李氏許字張未嫁而張卒女弔於張門遂矢志守貞溥爲女

之姊夫時居其家目睹情事傷而且敬爰作詩以誌之時光癸巳年四月

李氏有女許字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六十二

張門未結襦忽焉茹苦觀者爲之痛入脾病信初聞夜  
夜枕邊淚雙垂阿母不知疑是思父外久羈函音頓至  
欲問不能心甚疑臥牀不起請母展轉難致詞白刃久

藏未承親命不敢私旣許守貞刃出淚流如縷縻

女藏 剪刀

於衣襟誓殉死父母兄姊哭勸數日許其守貞乃取出

翁姑當事曰貞曰孝在於

斯親恩未報十有九載忽相離

女守貞時方十九歲

有姊三人歸

甯及時勿遲遲一路哀音行人驚歎俱問誰傷心異地  
登堂拜禮入靈幃來朝哭奠肝腸寸斷氣如絲含悲送  
母自言得所亦何危天生正氣精誠之感在深閨作歌  
厲懦立身体爲巾幗嗟

沈鈞烈婦歌

并序 烈婦姓劉天津人適定遠王某王游惰廢生產婦以力諫不得給送歸省鬻

婦無爲州鄉業屠者逮覺  
誓不二屠虐之投繯死  
妾家潞河湄生小愛河水河

水年年清見底妾身未出香閨裏解一妾年未笄君額覆

髮謂妾本貞靜謂君當顯達與君締夫婦與君有瓜葛

解二雖雁鳴標梅賦母家雖好終須去君家雖遠終須娶

千里關山起煙霧迢迢是妾來時路解三琴瑟既偕死生

同矢見君榮貴妾心則喜見君貧賤妾心則恥見君游

惰妾心則死解四諫諍有賢臣藥石有良友君如鑒妾忱

妾何辭苦口在妾原無反目嫌在君便解同心紐解五送

妾歸省賣妾屠門妾尙未知感君之恩臨歧泣別聲還

吞千山萬水不識路蛾眉四顧天黃昏解六妾憶妾父不

見兮烏啞啞而夜啼妾憶妾母不見兮烏啞啞而夜啼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六十四

方計程而神迷兮謂妾勿悲何入門而色變兮逼妾爲

妻感碧悟之將傾兮鳳凰所棲解七一息命原易絕一寸

心不易折鞭撻橫遭皮肉裂黃金之堅白璧潔入妾之

腸豈能熱解八夜悄悄兮正長燈熒熒兮無光有影自弔

何人在旁三尺之帛懸於梁送妾殘魂歸故鄉解九嗚呼

王家婦劉家女千古芳名一坏香土寒食清明上塚多

惟有子規來哭汝解十附烈婦臨死前解十一覆盆未雪怨空

含覆水難收死亦甘心與梅花抱冰雪急風吹折到江

南 千里關山月倍明杜鵑啼作斷腸聲可憐一縷思

親淚滴向燈前已四更

方澍六烈詩

有序 李烈婦太學生俊波女族兄承梓 妻咸豐辛酉避亂湖塘圩賊至挾之不受

辱潑以溷泣且罵賊怒出佩刀決婦首不殊一賊出利刃剝之尋斃賊未入境妾心慍慍

粧不整背郎啜泣語咽哽解一賊既入門妾心銜賊如仇

冤惡聲震屋相脛喧郎避賊妾獨存妾死賊奚以言酸

風破窗寒不温解二賊入房妾何遜藏牽妾裳妾怒斯張

手無寸鐵四顧徬徨攬身躍起氣慨慷以溷潑賊賊恐

惶解三妾身完固賊首沾汗羣賊狂吼白刃出露口唾賊

奴心不懼解四刃決婦首首不殊僵死猶能呼賊奴一賊

出刀鋒銛利一賊拏髮移門隅須臾攢殺鳥獸散髑髏

拋擲紅模糊解五郎夜歸褰空幃血痕斑爛濺雙扉呼妻

妻不應秉火燭暗微撫尸一哭神魂飛解六出問比鄰告

知其真附首於身藁葬田畛植樹於墳記勒貞珉解七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六十五

王烈女友人湯傳文聘室同治庚午傳文卒女聞訃翦刀殞命時盛暑未及殮家人往返陳有司來唁訖經十餘日尸不變鄉人異之噫吁嘻痛乎悲哉兩儀之刀不可斷折請

君視此五寸鐵其光閃閃能飲血是時酷暑天如焚火

龍作勢煽火雲露尸十有餘日夜血色模糊蠅蚋怕但

覺熱風入戶颼颼涼繩牀草几吹異香或曰貞烈格昊

蒼過門觀者心徬徨金烈女族兄承植聘室兄卒女往奠絕粒十日死時同治庚午

八月二十日距王女匝月也與郎中表親締婚為夫妻生小各敬愛

兩情無猜疑郎騎竹馬服美褹妾梳雙髻黃牙篔郎未

及冠妾未笄解一郎讀書妾之家妾在房織綿紗書聲何

琅琅機聲何啞啞隔窗夜雨燈生花解二郎自歸去下帷

攻苦郎之文章五色組妾心貞靜石不剖郎不顯達終

不娶盼郎金紫唾手取吁嗟乎誰知郎別妾家去即此

與郎別終古解三嗚咽復嗚咽生離復死別明鏡殘圓月

缺情絲斷柔腸結妾命如秋雲妾心如頑鐵願從泉下

游永與堂上訣郎生郎死無異言撫牀一痛痛幾絕解四

著我麻與臬脫我羅與綺妾知父母之心不忍視妾知

夫子之義不可毀郎生與生死與死解五父母痛只往言

送止豈無誰雁胡不鳴兮豈無華燭胡不明兮撫棺一

痛不欲生兮解六上堂拜尊嫜導入郎房郎之故劍懸在

牆郎之破琴橫在牀郎之舊衣棄在箱妾不見郎心悲

傷解七雨涔涔秋千索風泠泠芙蓉幕一息命何太弱一

勺水不肯酌生不逢郎尋死約解八一之日兮二之日秋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六十六

陽曝心割斧鑕三之日兮五之日飢腸轆轤火噴溢九

日十日氣沈謐呻吟數四突慘慄側身向隅遂已卒解九

弔者揖見者泣聞者集行者立僉曰難難絕粒烈女年

年二十何烈女友人范光宇聘室同治辛未光宇碧

紗之窗丹漆之樓幼訓於家妾有何憂長字於人妾有

何求解一彼其之子企予望止郎采其芹妾聞則喜解二迨

其吉兮室家相宜郎邁厲疾妾聞則悲解三毀其容矣謝

其瑱玼摧其根矣斷其葛藟郎永逝兮妾聞則死解四別

我爺娘就我尊嫜哀哀尊嫜只此一郎郎死則傷妾生

則傷解五生則傷情死則成名豈曰成名將以完貞郎不

獨死妾不獨生解六程烈女幼字金氏光緒乙亥金卒

女往弔絕粒死女妹字余猶子明

女父臻慶  
囑余作詩

阿女年十七倚闌彈瑤瑟瑤瑟不成音默默傷

妾心妾心何纏綿忽斷朱絲絃絃斷不再彈鸞膠續已

難不見郎之面妾心空眷戀但見郎之棺妾心空悲酸

悲酸獨自知妾死心怨誰阿母持羹湯勸言女且嘗阿

姑持羹盤勸言婦且餐阿女語阿母此身非已有只知

從一終與郎生死同阿婦語姑舅無兒空有婦一女只

一夫與郎生死俱寡鵠鳴淒淒乃在窗之西孤鴈鳴惻

惻乃在窗之北飛鳥尚如此獨生不如死

李烈婦適  
金氏金卒

婦以有娠故忍死既  
生男殤婦絕粒死

妾有夫心怡怡妾無夫心嗟咨

解一

妾無夫當有子妾有子妾不死

解二

妾有娠身匪輕女則

死男則生

解三

不生女而生男男也殤妾何堪

解四

夫不祿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五

志餘下

六十七

子不育妾可死死可速

解五

死則甘生則苦月戊申年壬

午

解六

陶寶忠弔金烈婦 人生立志重大節廉恥禮義嚴維

防吾巢閨範舊端謹柏舟矢志多貞良

熙朝彙旌建祠宇千四百位歆烝嘗夫死從死著英烈足勵

末俗伸綱常前何後姜繼吳媛捐軀殉義尤慨慷遺徽

餘烈未盡泯茲有金氏傳芬芳于歸程君家四壁貧病

交困形羸疋黽勉十指供藥餌自饜不憚糟與糠嗟哉

夫病已危篤又復左肘生垂楊細意調護夜繼日親滌

膿穢相扶將所天一旦溘然逝鋌刃寸寸摧肝腸拮据

殞殮事粗畢回憶恩義神愈傷舅姑久歿鮮兒息潔身

義可從夫亡撫棺一慟遂絕粒誓不涓滴沾水漿輾轉  
七日氣屬續鄰里驚駭紛宣揚宰官慈善素嗜義聞之  
致敬親登堂是時禦寇師旅集多士弔唁爭瓣香兄嫂  
奔趨父母慟觀者紛沓如堵牆程門蕭寂久羅雀此日  
破壁生輝光世人壽夭均一死鴻毛泰岱難等量嗟余  
立志頗堅僻幾回臨事仍怯恆致身竟自輸巾幗感憤  
空揮淚數行

章玕妻陶氏孝烈女歌 吾姑有女字嶺竦冰心玉骨

素所推風波靡常志先定霜雪未迫身自摧憶昨避地  
辭鄉國攜家暫向西冷息無端風鶴又驚疑花柳六橋  
俱變色二老深爲長女憂預教夫子具輕舟作客原無

官守責送孥任擇別枝投忽報南關烽火起相望尚隔  
廿餘里禽驚獸駭衆爭逃盡室將行女獨止爲恐攜持  
累老親願先畢命在斯辰他生再報劬勞德一死兼全  
清淨身二老聞之淚如雨強曳女行女首俯寶刀突出  
斷香喉碧血淋漓濺堂廡孝烈還能感侍兒誓同生死  
願無違正當盡室悲哀際絕脰同將刃一揮方慟棺衾  
一無有飛礮穿堂碎窗牖此時我亦欲偕亡下有嬰孩  
上姑舅扶攜奔命到舟中回首全城烈燄紅恨煞雙尸  
收未得惟將呵護祝蒼穹吳越經年全克復欲覓遺骸  
筮弗告露爽應歸兜率宮姓名已入褒忠錄人生世上  
等浮漚孝烈賢名萬古留自覺恆情忘未盡作歌聲與

淚俱流

鍾睿姑陪其師甯楷游冶父山詩 筍輿重去訪名山  
楓葉初紅綠未斑自把瑤琴傍溪樹乘風一奏白雲閒  
無梁殿冷石門秋鑄劍池空水不流苔蘚照人心自  
古滿天晴雪落峯頭 樹裏湖光一鏡開水晶宮外有  
樓臺散花不到維摩室親捧雲珠供佛來

以上存詩